

##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

### 僧寶怪獸

在佛寺的後園中，一位男孩望著老師父道：「老師父！你整天默在佛寺裏，不常往外逛，年輕時，是否亦如此，安定服從？」

老師父楞住片刻，稍側頭回憶道：「不是，我是一個不安穩，不服從的人。年輕時，浪跡天涯，沒有一處待過一整年，嘗試過很多生活方式，有頹廢的、靡爛的、放蕩不羈的，就是不滿意，不滿意人生、不滿意制度、不滿意整個世界，連自己也不滿意。踏入中年，找到了人生去向，出家去了，可是仍無法安住，四處雲遊。寺院的規條，出家的戒律，學院的訓練，經教的研習，什麼都沒有作基本的修習，當然沒有與僧眾作稍長的共住，可以說是佛陀最差勁的弟子。作為一個出家人，最基本的訓練也待不住，最基本的出家生活也耐不住，實愧對佛陀，愧對眾生，終其一生，只有低調生活，才稍減歉疚，才不致影響佛教。」

男孩聽得有點愕然，不相信地問：「難道出家後你一點建樹也沒有，一點事情也沒作過？」

老師父微側頭，望著遠方回憶道：「最初數年我仍是天涯飄泊，心中清楚如此虛耗人生是不對的，愧疚感日益加深，壓得透不過氣來。幸而三寶眷顧，安排我作出奉獻，才燃起我人生的希望。」

有一次流浪到一個小村落，村民對我這樣一個出家人很好奇，向我上下打量，前後觀摩，我也好奇地詢問他們可有見過出家人，原來他們地處偏僻，竟有些人終生沒見過出家人，一位小女孩還膽大地摩我的禿頭呢！淳樸的村民熱情好客，奉我如上賓，更百般詢問何謂出家人？佛教是什麼？卻聽得津津有味；從此每個晚上飯後，所有村民必圍在我身旁聽我講佛法，日間村民忙著營生，我卻養尊處優，為了不浪費光陰，我兼負教育小朋友的私塾。一年過去，村民不但對佛法有認識，且營造了一種祥和幸福氣氛。當然，我也感到幸福舒適，地位尊貴。但自知水準有限，無法提昇他們，該是離開的時候。村民依依不捨，百般挽留，甚至落淚跪求；但我明白逗留有違佛法，且隱約聽到遠方的呼喚，不得不離開。」

男孩不解地道：「你可以那麼忍心？留下來不是可以利益他們嗎？你培養了接班人嗎？」

老師父嘆了一口氣，續道：「往後我仍四海為家，專挑荒僻的小村落去，讓他們得見出家人，得聞佛法。扮演怪獸的角色，接受奇異的目光，讓他們品評，取笑，或謾罵。但最後皆能感動每一個人，不枉出家人的身份！只可惜我學養不足，修持不夠，未能把握機會改造每一個人，只能稍種善根。可是，這些已成過去，我年邁體衰，再無力雲遊四方，這些依稀往事，亦慢慢消失中。」